

談諧戲誌

神異幽怪

詼忘謬誤

十四

皇朝類苑

六十七之七十二



新唐書卷之六十七

魏徵傳

魏徵

魏人博通一辨云味在隋山吼我風戰所驚走雲霧  
 前乎明不待命歸身進也金鞭打流擊并夜歸雄奇  
 西胡人好琴長音能入魂年也甚得半鏡曰空身請  
 出宮在魏那一文眼區區界上忽城中夫面雖所在  
 其體方是師律以故其伏於主窮神已巧矣西  
 人呼士官志士空身其人改龍詩以朝野雅衣隄山  
 所應成快中琴如等第歸年明不待命歸也空身皮  
 魏人主空身志士空身請歸前無可為對者一日元有  
 魏人主空身志士空身請歸前無可為對者一日元有  
 魏人主空身志士空身請歸前無可為對者一日元有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七

談諧戲謔

標目

邊人傳誦一詩云昨夜陰山吼賊風帳中驚起紫髯翁  
 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把金鞭打鐵驄有張師雄者  
 西京人好以甘言悅人晚年尤甚洛中號曰蜜翁翁  
 出官在邊郡一夕賊馬至界上忽城中失師雄所在  
 至曉方見師雄重衣披裘伏於土窟中袖已污矣西  
 人呼土窟為土空尋為人改舊詩以嘲曰昨夜陰山  
 吼賊風帳中驚起蜜翁翁平明不待全師出連着皮  
 裘入土空張元嘗謂蜜翁翁無可為對者一日元有  
 姪不率教令將杖之其姪方醉大呼曰安能撻我但  
 堂伯伯耳元笑曰可對蜜翁翁翁釋而不問



多福文庫





孫覺孫洙同在三館覺肥而長洙短而小然二人皆髯劉攽呼爲大胡孫小胡孫顧林字子敦亦同爲館職爲人偉儀幹而好談兵攽目爲碩將軍而又好以反語呼之爲頓子姑攽嘗與王介甫爲開封府試官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舉子多用畜積字畜本音丑六反廣韻又呼六反聲近御名介甫堅欲黜落攽爭之遂至詎忿監試陳襄聞其事二人皆贖而中丞呂公著又言責之太輕遂皆奪主刑判是時雍子方爲開封推官戲攽曰據罪名當決醫杖十三攽荅曰然吾已入文字矣其詞曰切見開封府推官雍子方身材長大醫腿豐肥臣實不如舉以自代合坐大笑

三

王荆公爲館職與滕甫同爲開封試官甫屢稱一試卷荆公重違其言實在高等及拆封乃王觀也觀平日與甫親善其爲人薄於行荆公素惡之至是疑爲滕所賣公見於色辭滕遽操俚言以自辨且曰苟有意賣公者令甫老母不吉荆公快然荅曰公何不愷悌九事須權輕重豈可以太夫人爲呪也荆公又不喜鄭獬至是目爲滕屠鄭沾

並東軒筆錄

四

庫藏中物物數足而名差互者帳籍中謂之色繳音暗嘗有一從官知審官西院引見一武人於格合遷官其人自陳年六十無材力乞致仕叙致謙厚甚有可觀主判攘手曰某年七十一尚能拳毆數人此轅門也方六十歲豈得遽自引退京師人謂之色繳



舊日官為中允者極少，惟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人次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過豁宿例於宿曆各位下書腹肚不安，免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並筆談

迹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

持小玉，遵叔久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為隆儒殿學士。退朝錄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殿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鳥鴟幾千飛鳴而過，萊公笑頷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為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為且座也。青箱雜記

仁廟朝初，薛簡肅公知開封，上新即位，時章獻臨



舊日官為中允者極少，惟老於幕官者累資方至，故為之者多潦倒之人。近歲州縣官進用者多除中允，遂有冷中允、熱中允。又集賢殿修撰舊多以館閣人次者為之，近歲有自常官超授要任未至從官者，多除修撰，亦有冷撰、熱撰。時人謂熱中允不博，冷修撰

館閣每夜輪校官一人直宿，如有故不宿，則虛其夜，謂之豁宿。故事，豁宿不得過四，至第五日即須入宿。過豁宿例於宿曆各位下書腹肚不安，免故館閣宿曆相傳謂之害肚曆。並筆談

迹英閣講諷之所也。閣後有隆儒殿，在叢竹中，制度

持小玉，遵叔父在講筵，而身品短小，同列戲之曰：宜

為隆儒殿學士。退朝錄

丁晉公為玉清昭應宮使，每遇醮祭，即奏有仙鶴盤舞于殿廡之上。及記真宗東封事，亦言宿奉高宮之夕，有仙鶴飛於宮上，及升中殿事，而仙鶴迎舞前導者，塞望不知其數。又天書每降，必奏有仙鶴前導。是時寇萊公判陝府，一日坐山亭中，有鳥鴟幾千飛鳴而過。萊公笑頷屬僚曰：使丁謂見之，當目為玄鶴矣。又以其令威之裔而好言仙鶴，故但呼為鶴相。猶李逢吉呼牛僧孺為且座也。青箱雜記

仁廟朝初，薛簡肅公知開封，上新即位，時章獻臨



朝一切以嚴治人謂之薛出油其後知成都歲豐人  
樂隨其俗與之遊嬉作何處春遊好詩十首自號薛  
春遊欲換前所稱謂也姜樞密遵魯簡肅公亦皆以  
嚴稱時目姜為姜擦子目曾為魚頭公

東齋錄

### 機辨

熙寧中學者以字解相尚或問劉真父曰曾得字學  
新說否真父曰字書有三牛為犇字三鹿為麓字竊  
以謂牛麓大而行緩非善奔者鹿善奔而體瘦非麓  
大者欲以二字相易庶各會其意聞者大笑

涪水燕談

### 二

陳郎中亞有滑稽雄聲知潤州治迹無狀浙憲馬卿  
尋因按之至則陳已先覺廉按訖憲車將起因觴於  
甘露寺閣至卒爵憲曰將注子來郎中處蒲着陳驚

起遽拜憲訝曰何謂何謂陳曰不敢望滿但得成資  
保全而去舉族大幸也馬笑曰豈有此事既而竟不  
敢發有陋儒者買所業舉止九下陳玩之曰試請口  
占盛業生曰某卷中有方地為輿賦誦破題曰粵有  
大德其名曰坤陳應聲曰吾聞此賦久矣得非下句  
云非講經之座主乃傳法之沙門乎蒲座大笑陳亦  
工藥名詩有碁為臘寒呵子下衫因春瘦縮紗裁風  
月前湖近軒窗半夏涼之句皆不失風雅

### 三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內懼婦婦翁死哭於柩其  
婦人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詬之曰汝哭何因無淚鴻  
漸曰以帕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去管須見淚漸  
曰唯計窘來日以寬巾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顙而慟



慟罷其妻又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  
鴻漸對曰但聞自古云水出高原鴻漸秋賦警句陳  
王閣上生幾點之青苔謝客門前染一溪之寒水有  
才雅以涼德盡掩之然不聞有遺行

並湘山野錄

四

文紀性滑稽孟知祥之僭號嘗奉使於蜀適會改元  
方春社知祥張宴設彘肉語文紀曰上戊之辰時俗  
所重不可廢也願常一變文紀笑曰家居長安門族  
豪盛彘有不登於俎時從叔伯祖頗欲大嚼終不可  
致一家奴慧黠衆以情語之宅後園有古冢空曠奴  
掃除其中設肉數盤私命諸從祖食之珍甚五房不  
覺言珍五房曰匪止珍哉今日乃大羨元年也良久  
冢中二鬼驟至呼曰諸君竊食糟彘敗亂家法其過

嘗

已大乃敢擅改年號乎知祥有愧色清泰即位將命  
相取達官名十人致瓶中採取之首得文紀遂為宰  
相

楊文公談苑

五

梅聖俞以詩知名三十年終不得一館職晚年與修  
唐書書成未奏而卒士大夫莫不歎惜其初受勅修  
唐書語其妻刁氏曰吾之修書可謂獼猴入布袋矣  
刁氏對曰君於仕官亦何異鮎魚上竹竿耶聞者皆  
以為善對

六

故參知政事丁公度晁公宗往時同在館中喜相  
諧謔晁因遷職以啓謝丁時丁方為羣牧判官乃戲  
晁曰啓事更不奉荅以糞擊一車為報晁荅曰得擊



勝於得啓聞者以爲善對 歸田錄

七

嘉祐初李仲昌議開六澗河王荆公時爲館職頗右之既而功不成仲昌賦敗劉敞侍讀以書戲荆公曰要當知宗人夷甫不與世事可也荆公荅曰天下之事所以易壞而難合者正以諸賢無意如鄙宗夷甫也但仁聖在上故公家元海未敢跋扈耳 東軒筆錄

八

龍圖劉燁亦滑稽辨捷嘗與內相劉筠聚會飲茗問左右湯袞也未左右皆應曰已袞筠曰僉曰縣哉燁應聲曰吾與縣也燁又嘗與筠連騎趨朝筠馬病足行遲燁謂曰馬何故遲筠其只爲五更三言點蹄也燁應聲曰何不與他七上八意欲其下馬徒行也 青

箱雜記

九

石參政中 性滑稽天禧中爲負外郎時西域獻師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注觀或歎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參預郎曹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師子吾曹負外郎耳安可並邪

十

張逸密學知成都善待僧文鑑大師蜀中民素所禮重一日文鑑謁張公未及見時華楊主簿張唐輔同俟於客次唐輔欲搔髮方脫烏巾睥睨文鑑罩於其首文鑑大怒誼呶張公遽召才就坐即白曰某與此官人素不相熟適來輒將幞頭罩某面上張公問其



故唐輔對曰某方頭庠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大師頭閑遂且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張公大笑而已

十一

陳少常亞以滑稽著稱蔡君謨嘗以其名戲之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即復曰蔡襄無口便成表時以爲名對爲殿中丞日知嶺南恩州到任作書與親舊曰使君之五馬雙旌名目而已螳螂之一文兩箇真實不虛又嘗曰平生之一對最親切者是紅生對白熟者也

十二

曹琰郎中滑稽之雄者一日因食落一牙戲爲詩曰昨朝飯裏有粗砂隱落翁翁一箇牙爲報妻兒莫惆悵見存足以養渾家

十三

杜祁公向以太常博士陝西提點刑獄丁太夫人憂寓華下郡有進士鞏漢卿者俊敏有才公常與之談燕關中養蚕率是黃絲故居民夏服多以黃縑爲之因問何故關右人好着黃綳生衣鞏對曰似浙中入好喫紫蘊熟水及見鴨沒池中公云鴨入池中董鞏即曰蟬鳴樹上緇公嘗撰國初一節將墓碑其中一句云某官以生運推移鞏即下階磬折曰日南長至公笑爲改之

十四

文潞公始登第以大理評事知并州榆次縣吏新鞞衙鼓面新縹公戲題詩于上曰置向譙樓一任檣檣多槩少不知它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道放衙



十五

李泚及第於和相凝榜下後與座主同任學士會凝作相幹為承旨適當批詔次日於玉堂輒開和相舊閣悉取圖書器玩留一詩於榻携之而去云座主登庸歸鳳閣門生批詔立齧頭玉堂舊閣多珍玩可作西齋潤筆否 玉堂清話

十六

士大夫筵饌率以不托或以粉在水飯之前余近預河中蒲左丞會初坐即食罨生不托余驚問之蒲笑曰世謂不托為頭食宜為羣品之先可知矣意其唐末五代亂離之際失其次第折而下陳頗鬱餘論今與牽復坐客皆大笑 瀟水燕談

十七

劉貢父學士放辨博才敏嘗出諸人上一日在館中與諸寮友語及時政事王學士觀遽止之使勿言陸經乃戲王學士云王三到了是惜命時貢父應聲對曰不惟王三惜命更兼陸四括囊人皆服其機警王三陸四皆排行也 魏王語錄

十八

文潞公說頃年進士郭震任介皆西蜀豪逸之士一日郭致簡於任曰來日請殮晶飯任不曉厥旨但如約以往將日中方具糲飯一盂蘆菹鹽各一盤餘更別無物任曰何者為晶飯郭曰飯白蘆菹白鹽白豈不是晶飯任更不復校強勉食之而退任一日復致簡於郭曰來日請食毳飯郭亦不曉厥旨亦如約以



往迨過日中迄無一物郭問之任荅云昨日已曾上  
聞郭曰何也任曰餅也毛音護蘆菔也毛鹽也毛只  
此便是糞飯郭大噱而退蜀人至今為口談並韓王

十九

前判都水監李立之云介甫前作相嘗召立之問曰  
有建議欲決白馬河堤以溉東方之田者何如立之  
不敢直言其不可對曰此策雖善但恐河決所傷至  
多昔天聖初河決白馬東南汎濫十餘州與淮水相  
通徐州城上垂手可掬水且橫貫韋城斷北使往還  
之路無乃不可介甫沈吟良久曰聽使一游亦何傷  
但恐妨北使路耳乃止集賢校理劉放貢甫好滑稽  
嘗造介甫值一客在坐獻策曰梁山灤決而涸之可  
得良田萬餘頃但未擇得利便之地瀦其水耳介甫

傾首沉思曰然安得處所貯許多水乎貢父抗聲曰  
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謂有策遽問之貢父曰別穿  
一梁山灤則足以貯之矣介甫大笑遂止

二十

王嗣宗汾州人初為秦州司理參軍路冲知州事常  
次公事忤冲意怒械繫之會有獻新果一合者冲召  
嗣宗謂曰汝為我對一句詩當脫汝械嗣宗請詩冲  
曰吉嘉果更將新合合嗣宗應聲曰惡人須用大枷  
冲冲悅即捨之並凍水鉅聞

二十一

胡秘監且自知制誥落職通判襄州時謝學士泌知  
州事嘗因過廳飲酒胡面色發赤謝戲曰舍人面色  
如衫色胡應戶荅曰學士心頭似幞頭胡時衣緋



二十二

舒王居前有橫壚嘗放魚於其間而夜多為盜以手網得之王與門人閑步因曰可以揭牒時葉致遠戲云不須爾也宜以一集句示之乃書橋柱曰門前秋水碧鱗鱗赤鯉躍出如有神君欲釣魚須遠去慎勿近前丞相嗔王為之啓齒

漢皋詩話

二十三

蘓州李璋舉進士有聲才氣過絕於人放誕浮薄竟止於小官王荆公常拜之為舉子日因與人踢毬誤墜良家婦頭上碎其冠梳其家訟於官因至庭下太守曰若真舉子乎吾將試之璋乞賦題太守曰可賦汝踢毬誤碎良家婦冠梳事璋應聲曰偶與朋游閑

築氣毬起自卑人之足忽升娘子之頭方一丈八尺

之時

毬別無故事其高止於一丈八尺

不妨好看

喫八棒十三之後着甚來由太守大笑遣之

李希聲詩話

園妾其如予何

呂惠卿嘗語王荆公曰面有黥用園妾洗之當去荆公曰吾面黑耳非黥也呂曰園妾亦能去黑荆公笑曰天生黑於予園妾其如予何

東軒筆錄

三仞

皇祐中長沙有三仞開福寺長老有瓊每季一剃頭而致仕焚著作一日一開頂一仞也蘇推官居父喪蹴踘飲樂而林察推喪妻廬墓二仞也特有邊城為郡守非賂不行孔目官陸靜平生不受賕遺三仞也

語訛



關右人或有作京師語音俗謂之獠語雖士大夫亦然有太常博士楊獻民河東人是時鄜州修城差望青斫木作詩寄郡中寮友破題曰縣官伐木入煙羅匠石須材盡日忙蓋以鄉音呼忙為磨方能叶韻士人而徇俗不典亦可笑也

知府具一隻眼

有一南方禪僧到京師衣間緋袈裟主事僧素不識南宗體式以為妖服執付有司尹正見之亦遲疑未能斷良久喝出禪僧以袈裟送報慈寺尼迦葉披之人以謂此僧未有見處却是知府具一隻眼

凌床

信安滄景之間多蚊蟲夏月牛馬皆以泥塗之不爾多為蚊蟲所斃郊行不敢乘馬馬為蚊蟲所毒則狂逸不可制行人以雙輪小車馬鞍蒙之以乘謂之木馬挽車者皆衣韋袴冬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謂之凌床予嘗按察河朔見挽床者相屬問其所用者此運使凌床此提刑凌床也聞者莫不掩口

坡拜

先文正公言今呼諫議為坡拜蓋唐朝舊語自外入為諫議班在給舍之上歲滿遷給事中又歲滿遷舍人故兩省同列諛諫議云君今上坡後當復下坡矣劉公嘉話錄載初拜諫議者給舍戲之曰何人驟居我上彼曰以我不才何不拽下著乃遷也

鬼取枉法贓

王嗣宗不信鬼神疾病家人為之焚紙錢祈禱嗣宗聞之笑曰何鬼物敢問王嗣宗取枉法贓邪







聞

山陽女巫

山陽有一女巫其神極靈予伯氏嘗召問之九人間物雖在千里之外問之皆能言乃至人中心萌一意已能知之坐客方弈碁試數白黑碁握手中問其數莫不符合更漫取一把碁不數而問之則亦不能知數蓋人心所知者彼則知之心所無則莫能知如季咸之見壺子大耳三藏觀忠國師也又問以巾篋中物皆能悉數時伯氏有金剛經百冊盛一大篋中以問之曰其中何物則曰空函也伯氏發以示之曰此有百冊佛經安得曰空篋鬼良久又曰空篋耳安得欺我此所謂文字相空因真心以顯非相宜其鬼神所不能窺也

菜花成佛像

菜品中蕪菁松芥之類遇旱其燥多結成花如蓮花作龍蛇之形此常性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于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此有異

龍卵

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盧舍為水所飄者數十間人皆以為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是雞卵大若五升囊舉之至輕惟空殼耳

雷

內侍李舜舉家曾為暴當所震其堂之兩室雷火自



窻間出赫然出管人以為堂屋已焚皆出避之及雷止其舍宛然墻壁窻紙皆黔有一木格其中雜貯諸器其漆器銀釵者銀悉鎔流在地漆器曾不焦灼有一寶刀極堅鋼就刀室中鎔為汁而室亦儼然人必謂火雷先焚草木然後流金石今乃金石皆鑠而草木無一燬者非人情所測也佛書言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此理信然人但知人境中事耳人境之外事有何限欲以區區世智情識窮測至理不其難哉

並筆談

二

明道元年王初知陳留縣下鄉檢視忽有暴雷從地中起於初之馬足二執轡者一驚倒一不覺初於馬上躡易至家數日而卒時愚為府推聞從者言此蓋

雷出地之驗當其衝者必死

趙康靖公聞見錄

隕星石

治平元年常州日禺時天有大聲如雷乃一大星幾如月見于東南少時而又震一聲移著西南一震而墜在宜興縣民許氏園中遠近皆見火光赫然照天許氏藩籬皆為所焚是時火息視地中有一竅如杯大極深下視之星在其中熒熒然良久漸暗尚熱不可近又久之發其竅深三尺餘乃得一圓石猶熱其大如拳一頭微銳色如鐵重亦如之州守鄭伸得之送潤州金山寺至今匣藏遊人到則發視王無咎為之傳甚詳

筆談

二

建隆中南都一夕星隕如雨點或大或小光彩燁然



未至地而滅景祐沂州夜中星隕極多明日視之皆石也聞今沂民猶有畜之者乃知公羊傳以雨星不及地而復其說得之左氏以如雨為言皆非也

### 彭蠡龍君

彭蠡小龍顯異至多人人能道之一事最著熙寧中王師南征有軍仗數十船泛江而南自離真州即有一小蛇登船船師識之曰此彭蠡小龍也當是來護軍杖耳主典者以繫器薦之蛇伏其中船乘便風日掉數百里絕無波濤之恐不日至洞庭蛇乃附一商人船回南康世傳其封域止於洞庭未嘗踰洞庭而南也有司以狀聞詔封神為順濟王遣禮官林希致詔書至其祠下焚香畢空中忽有一蛇墜祝肩上祝曰龍君至矣其重一肩不能勝徐下至几案間首如

龜不類蛇首也使者致語意曰使人至此齋三日然後致祭王受天子命不可以不齋戒蛇受命徑入銀香奩中蟠三日不動祭之日既酌酒蛇乃自奩中引首吸之俄出循案行色如濕胭脂爛然有光穿一剪綵花過其尾尚赤其前已變為黃矣正如雌黃色又過一花復變為綠如嫩草之色少頃行上屋梁乘紙旛脚以行輕若鴻毛倏忽入帳中遂不見明日使者還蛇在船後送之踰彭蠡而回此龍常遊舟楫間與常蛇無辨但蛇行必蜿蜒而此直行江人常以此辨之

筆談

### 二

馮校尉浩赴江西漕過松門口衆傳有小龍王者甚靈馮不之信俄頃有小蛇出於船下亦不為恠續又



漸有大蛇亦未信頃之有蛇僑首見形如水桶大馮乃焚香禱之蛇作去勢一引身長數十丈湖水爲之兩分馮方懼焉亦不爲他害而去

虹頭如衛子

賈侍中宅乙巳歲六月三日有虹下飲於井家人見其頭如衛子光彩青紅連亘于天是時賈公已病逾月未幾而薨

燒鷄

曾太尉言有親識送燒鷄數隻因擘開見小兒手一隻指掌腕皆宛然再啟左翅下亦有一手如擘碎嬰兒手大自此不食燒鷄

猫作人語

乾明寺尼道堅說王伯庸參政忽病家人說猫兒作

人語云此亦不祥之驗也未幾伯庸卒

野禽入室

范師道居都水監忽一日有野禽飛來室中如野雉狀而文彩過之捕得甚馴熟范疑隣家所養或南人携來將出門外令人識認久之無來認者忽有閩中客至見之曰此山禽也福唐有之能學種種聲范令人數之無不解未幾謫官福唐人云鄉人來迎弗可免其去也

蛟攬馬

閭門祇候郭士遷因出郊借人馬騎去時夏熱因解於河上令人浴馬忽有物在水底如蛟蜃狀拏攬其馬并人須臾不見人即時出蘇息說其狀如蛇即不見其穴處



葛根毒

揚州賣葛根其狀甚麓大買食者多吐血死原其下有毒蛇蟠焉後毒人如此

食蟹而卒

王僅殿丞說有一官人在河橋時因祭濟源廟廟中有池養魚於中令釣之獲一蟹煮食之遂得病而卒

見人皆有兩頭

愚為學士時致齋宗正寺忽苦河魚夜至十起來早中元有張穉秀才見謁遂延之忽睹張生有兩頭心惡之遂低頭傍視虞候李吉者亦見二首因為書遺囑與妻李氏謂其死在朝夕泊歸舍女子患痢疾誤服藥因患口齒卒遂求出知鄆州明年七月妻子又卒不知兩頭者何祥也

服

行有影當前如人狀

愚乞出罷翰林學士為龍圖閣知鄆州七月妻病舉足即有黑影當前如人形狀未幾妻卒向見蘇公每行即前有黑影當面如人狀見之不以為怪月餘母氏周國太夫人亡此亦神物有所朕兆以為先應

山魃

歐陽永叔任龍圖閣直學士知南京日有山魃神為怪未嘗信之忽一日聞燒帛氣無處尋求他日家人啓箱篋見一複內裙一腰在衆衣之中已為煨燼即餘衣略無損者因設酒于地曰爾為靈非尊重者當現形飲此酒祝之數四自是遂絕永叔自說

夜聞鬼聲

永叔又言曾泊漢江夜聞人語甚鬧有歌者哭者至



五鼓遂微相次天曉問村人此有塚墓否云無遂行一里餘見一古壘云是沔城乃戰國時所築

二

求叔又言作河北漕使夜宿滄洲驛聞人甚鬧從者云此中無人敢鬧又似在空中至明方止問彼人云恐是海神過

不毀古塚

道士王清化說修西太一宮有古塚在其北欲毀之道士某者再三乞不毀言不宜毀此清化遂止是夕道士夢感一大官召謝之後數日遂賜紫

土地神來謁

僧文旦乞修慈孝寺文字再奏後有吳附馬宅神土地著紫衣稱官人謁文旦語詰至昏送至門外忽不

見

開墓

張十五者鄉中衣冠之後窮窘遂於自己園中開一墓取其物夜聞語云有少物幾乎被劫去來日又白同伴取得銅照等雖不敗擒因茲日號叫云殺人遂患腫毒而死

二

南京民劫一新墓為屍掌其面膜之有血遂發毒害意剥其衣物殘其屍未幾果敗抵法

鬼敷人皮

歐陽永叔言祥符辛亥壬子間護其先君靈柩於維陽有人來言此中非可久居也向人曾於市中聞呵殿甚嚴視之無人又夜向深并聞騶呼者潛於屏處



伺之見一官人來過市中橋下馬坐定令人於后土廟傳語某官請來須臾有一官人來下馬對坐議云官府須要一方張人皮用其後至者云今歲人皮恐不堪當俟來年供之是歲人多患疥明年疾疫死者甚衆未知此生殺之柄小神所主何事而驗如此又說在光化乾德有術僧來言今年山谷間多火印恐有寇盜後有張海賊之驗

畫僧語

頃年京師顯聖寺俗呼爲菩提寺者有壁上畫者神僧一夜語軍巡人曰忽放蟹子過橋所許錢慎勿要皆楮鏹爾乃果有人舁輦子來許百緡辭之不要相次觀之乃破蘆蓆三兩領示

陰聲塚

又有陰聲塚者陰雨則塚中有歌樂之聲呂文穆因過其塚中云相公來且任歌樂

並趙康靖公聞見錄

王元澤託生

興化尉胡滋其妻宗室女也自言夢人衣金紫云王待制來爲夫人兒妻尋產子介甫聞之自京師至金陵與夫人嘗坐於船門簾下見船過輒問得非胡尉船乎既而得之舉家悲喜亟撫視涕泣遺之金帛不可勝數邀與俱還金陵滋言有捕盜功應詣銓求賞介甫使人爲營致除京官留金陵且半年欲勾其兒其母不可乃遣之蘇亮云

東水紀聞

昭信縣尉廳

寶元已卯歲予游泗州昭信縣時大龍吳中復初筮仕尉此邑因獲謁之百姓復訪其廳已摧延別齋會



話具述棟撓之由云此廳不知幾十百年九直更無  
一夜不在其下今日五鼓忽摧僕大驚已謂更人必  
糞粉矣急開堂扉呼之五更俱聲喏僕恠問曰汝輩  
夜來何處打更更夫對曰某等皆見甲士數人仗戈  
叱起令速移東廊稍緩則死時驚怖顛仆疾走而去  
未及廊其廳已摧公因謂予曰僕隸愚賤人也動靜  
尚有物衛之况崇高聰明乎予後還餘杭猶憶公詩  
送行中有談經飛辨伏簪紳盃渡西來訪故人之句  
湘山野錄

### 虹

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熙寧中予使契丹至其  
極北黑水境永安山下卓帳是時新雨霽見虹下帳  
前澗中予與同職扣澗觀之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

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中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  
則見蓋夕虹也立澗之東西望則為日所鑠都無  
所覩久之稍稍正東踰山而去次日行一程又復見  
之孫彥先云虹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即有之

### 尸毗王墓

延州天山之顛有奉國佛寺寺庭中有一墓世傳尸  
毘王之墓也尸毗王出於佛書大智論言嘗割身肉  
以飼餓鷹至割肉盡今天山之下有濯筋河其縣為  
屠施縣詳屠施之義亦與尸毘王說相符按漢書屠  
施縣乃秦縣名此時尚未有佛書疑後人傳會縣名  
為說雖有唐人一碑已漫滅斷折不可讀慶曆中施  
昌言鎮鄜延乃壞奉國寺為倉發尸毘墓得千餘秤  
炭其棺槨皆朽有枯骸尚完脛骨長二尺餘臙骨大



如斗并得玉環玦七十餘件玉衡牙長僅盈尺皆為  
在位者所取金銀之物即入于彼夫爭取珍寶遺骸  
多為拉碎但貯一小函中埋之東上閤門使夏元象  
時為兵馬都監親董是役為予言之甚詳至今天山  
倉側昏後獨行者徃徃與鬼神遇郡人甚畏之

### 古鏡

予於譙毫得一古鏡以手循之當其中心則摘然如  
灼龜之聲人或曰此夾鏡也然夾不可鑄須兩重合  
之此鏡甚薄略無鐸跡恐非可合也就使合之則其  
聲當銑塞今扣之其聲冷然纖遠既因抑按而響剛  
銅當破柔銅不能如此澄瑩洞徹歷訪鏡工皆罔然  
不測

### 物夜有光

盧中甫家吳中嘗未明而起墻柱之下有光熠然就  
視之似水而動急以油紙扇搥之其物在扇中滉漾  
正如水銀而光艷爛然以火燭之則了無一物又魏  
國大主家亦嘗見此物李團練評嘗與予言與中甫  
所見無少異不知何異也予昔年在海州曾夜炙鹽  
鴨郊其間一郊爛然通明如玉熒熒然屈中盡明罍  
之器中十餘日臭腐幾盡愈明不已蘇州錢僧孺家  
炙一鴨郊亦如是物有相似者必自是一類

### 呪肉復生

予在中書檢正時閱雷州奏牘有人為鄉民咀死問  
其狀鄉民能以熟食呪之俄頃膾炙之類悉復為完  
肉又呪之則熟肉復為生肉又呪之則生肉能動復  
使之能活牛者復為牛羊者復為羊但小耳更呪之



則漸大，既而復呪之，則還爲熟食。人有食其肉，覺腹中淫淫而動，必以金帛求解。金帛不至，則腹裂而死。所食牛羊，自裂中出，獄具案上，觀其呪語，但曰：東方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兩句而已。其他但道其所欲，更無他術。

### 紫姑神

舊俗正月望夜迎廁神，謂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時皆可召。予少時見小兒輩等閑則召之，以爲嬉笑。親戚間曾有召之而不肯去者，兩見有此。自後遂不敢召。景祐中太常博士王綸家，因迎紫姑有神降，其閨女自稱上帝後宮諸女，能文章，頗清麗，令謂之水仙。隸行于世，其書有數體，甚有筆力，然皆非世間篆隸。其各有藻牋篆苗，今篆十餘名。綸與先君有舊，予與

其子弟遊，親見其筆迹，其家亦時見其形，但自腰以上見之，乃好女子，其下常爲雲氣所擁，善鼓箏，音調凄婉，聽者忘倦。嘗謂其女曰：能乘雲與我遊乎？女子許之，乃自其庭中涌白雲如蒸，女子踐之，雲不能載。神曰：汝履下有穢土，可去履而登。女子乃鞮而登，如履繒絮，冉冉至屋，復下曰：汝未可往，更期異日。後女子嫁，其神乃不至其家，了無禍福爲之記傳者。甚詳此，予目見者，粗誌于此。近歲迎紫姑者極多，大率多能文章歌詩，有極工者，予屢見之，多自稱蓬萊謫仙，醫卜無所不能，其與國手爲敵，然其靈異顯著，無如王綸家者。

### 神珠

嘉祐中揚州有一珠，甚大，天晦多見，初出于天長縣



陂澤中後轉入覽社湖又後乃在新開湖中九十餘年居民行人常常見之予友人書齋在湖上一夜忽見其珠甚近劉微開其房光自吻中出如橫一金線俄頃忽張殼其大如半席殼中白光如銀珠大如拳爛然不可正視十餘里間林木皆有影如初日所照遠處但見天赤如野火倏然遠去其行如飛浮於波中杳杳如日古有明月之珠此珠色不類月熒熒有芒焰殆類日光崔伯易嘗爲明珠賦伯易高郵人蓋常見之近歲不復出不知所往樊良鎮正當珠往來處行人至此往往維舡數宵以待現名其亭爲玩珠

二

士人宋述家有一珠大如鷄卵微紺色瑩徹如水手持之映堂而觀則未底一點凝翠其上色漸淺若回

轉則翠處常在下不知何物或謂之滴翠珠佛書西域有琉璃珠投之水中雖深皆可見如人仰望虛空月形疑此近之

巨嶠山

登州巨嶠山下臨大海其山有時震動山之大石皆頽入海中如此已五十餘年土人皆以爲常莫知何謂

海市

登州海中時有雲氣如宮室臺觀城堞人物車馬冠蓋歷歷可見謂之海市或曰蛟蜃之氣所爲疑不然也歐陽文忠曾出使河朔過高唐縣驛舍中夜有鬼神自空中過車馬人畜之聲一一可辨其說甚詳此不具紀問本處父老云二十年前嘗晝過縣亦髣髴



見人物土人亦謂之海市與登州所見大略相類也  
竹化爲石

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岸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  
笋一林九數百莖根幹相連悉化爲石適有中入過  
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土數十尺  
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  
竹耶婺州今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  
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不足深怪此深地  
中所無又非本土所有之物特可異耳

### 石龍

治平中澤州人家穿井土中見一物蜿蜒如龍蛇大  
畏之不敢觸久之見其不動試摸之乃石也村民無  
知遂碎之時程伯純爲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

生物蓋蛇蜃所化如石蟹之類

### 息石

隨州醫蔡士寧常寶息石云數十年前得於一道人  
其色紫光如辰州丹砂極光瑩如人搜和藥劑有纏  
紐之紋重如金錫其上有兩三竅以細篋剔之出赤  
屑如丹沙病心狂熱者服麻子許即定其斤兩歲息  
士寧不能名乃以歸予或云昔人所鍊丹藥也形色  
既異又能滋息必非凡物當求識者辨之

並筆談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神異幽怪

鱷魚

嶺表異物誌記鱷魚甚詳予少時到閩中時王舉直知潮州釣得一鱷其大如舡畫以為圖而自序其下大體其形如鼉但喙長半其身牙如鋸齒有黃蒼二色或時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鋸利遇鹿豕即以尾戰之以食生郊甚多或為魚或為鼉龜其為鱷者不過一二土人設釣於大豕之身筏而流之水中鱷尾而食之則為所斃

海蠻師

嘉祐中海州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有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也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神異幽怪  
鱷魚



昇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之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

### 泥佛自動

邕州交寇之後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如此踰月時新經兵亂人情甚懼有司不敢隱具以上聞遂有詔令置道場禳謝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至今亦無他異

### 風卷武成縣

熙寧九年恩州武成縣有旋風自東南來望之挿天如羊角大木盡拔俄頃旋風卷入雲霄中既而漸近乃經縣城官舍民居略盡悉卷入雲中縣令兒女奴婢卷去復墜地死傷者數人民間死傷亡失者不可

勝計縣城悉爲丘墟遂移今縣 並筆談

### 異犬

平原劉永錫天聖末以虞曹員外郎知千乘縣一日與門生對食求錫以饅頭飼畜犬門生曰犬曩食人食古人所譏况珍味耶犬不食瞪視而去數日不知所在一夕犬至跑門闕下將入生起潛視之知其將害已卷衾詐爲人卧床上升棟以避之大入登床噬之覺非人也吼怒徑出戶外擲尾作氣移時遂死今夫衣士夫衣冠首鼠貴遊門下以獵舖啜雖嗟來不媿曾斯犬之不若也

揚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在州西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



畜犬傍俚其側若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  
在取米耶犬搖耳應之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  
上犬即由水竇出至在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  
視之令負米還投曉入城如此數月比城開孫氏闔  
闔門數十口獨得不餒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葬  
于別墅之南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公師民刻石表  
其墓曰靈犬誌

野菌石麩救飢

熙寧中淮浙連歲蝗旱居民艱食通泰農田中生菌  
被野飢民多採食元豐初青淄荐饑山中及平地皆  
生石麩白如石灰而膩民有數十斛者以少麩同和  
爲湯餅可食大濟之絕二事頗異皆所目見

並燕談

鸚鵡

一巨商姓段者蓄一鸚鵡甚慧能誦隴客詩及李白  
宮詞心經每客至則呼茶問客人安否寒暄主人惜  
之加意籠養一旦段坐事繫獄半年方釋到家就籠  
與語曰鸚哥我自獄中半年不能出日夕惟只憶汝  
汝還安否家人餵飼無失時否鸚哥語曰汝在禁數  
月不堪不易鸚哥籠閉歲久其商大感泣遂許之曰  
吾當親送爾歸乃持具車馬携至秦隴揭籠泣放祝  
之曰汝却還舊巢好自隨意其鸚哥整羽徘徊似不  
忍去後聞止巢於官道隴樹之末九吳商驅車入秦  
者鳴於巢外問曰客還見我段二郎安否悲鳴祝曰  
若見時爲道鸚哥甚憶二郎余得其事於高虞晉叔  
止在熙寧六七年間

玉壺清話

鴈



華清宮溫泉碑唐太宗撰并書又飛白真觀二字于額天聖初自糞壤中發出之再加刊刻而立於小亭前進士劉獫未第居德州孔子廟中嘗市一雁翅雖折而尚生不忍烹聞自然銅冶折傷乃市數兩燔而淬之未以飼焉至春晚遂飛去是年秋深忽有羣鴈集獫所居之後圃家僮執挺往擊諸鴈悉驚飛一鴈不去因極殺之燂剥毳羽見翅骨肉壞剖之中皆若銀絲乃向所養者獫咨嗟累日

倦遊錄

黿

熙寧十年四月初澶州監堤岸物料場孫勉侍禁一日晚見一黿自黃河順流而下因取弓箭射之連中而斃尋拽上岸分而食之不數日孫生一夕暴卒後兩日復甦說云其始也見四人持牒來追生意其官

府之攝也曰某未嘗敢為顯過何遽致追攝彼云所追者太山牒也生乃悞其死遂不覺與之但行其所經由皆荆棘叢密行步頗艱約五六十里忽至一城門微開守闔者數人皆氈冠大袖追者曰取公事來守者遂開門放入其中屋宇廊廡皆如官府行五十餘步至一公府門亦微開守衛者頗嚴肅追者報取公事至如前守者遂放入復有一人云未坐少祠之茶頃間忽云卷簾也坐矣相次追入見一人衣金紫正坐追者持牒上金紫者視之曰殺黿邪仰視之曰乃韓魏公也生昔為公指使遂再拜懇告曰黿亦魚鱉類也殺而食之者甚多何某獨當死公笑曰此中不得比陽間無可告之理黿既有詞須當償命生因歷敘昔日趨事之勤及老幼無託涕泣再拜不已公



徐令前低語曰。如今到彼更再三告之。若不肯放。汝還但云。命即須償。他固不敢辭。只乞更檢房簿看。過生得旨。遂退出門。又行百餘步。兩面皆矮槐。青密可憂。又至一官府。其門亦閉。守衛者愈嚴密。追者云。公事至國者。曰。當先詣彼處。曰。已出頭矣。闔者遂開門。遂入。亦有人云。未坐。又伺俟。少頃。傳呼云。卷簾也。卷簾也。追者領入。見三人。盡衣金紫。追者持牒上。皆簽押之。生惶駭。顧視間。向所殺者。龜已在其左。其一人西向者云。汝無故殺龜。彼有詞。須還他命。生再三懇告。竟不允。不得已。遂以公言白之。三人皆驚駭相視。曰。誰泄此。彼人何得知之。其處中者一人。尤怒大呼。曰。且令寬照。汝因何知有房簿。遂加凌窘。生不禁其苦。乃具言曰。某昔嘗趨事韓魏公。適見懇告。遂放還。

公教言乞檢房簿。三人皆肯首。嗟嘆其東向者一人。曰。韓侍中。昔在陽間。一生存心救濟天下。今到此。尚猶不已。遂令請房簿。須臾數人。擗一黑木櫃。有三吏由廳堦而下。檢之不數十葉。見將上呈。其西向者讀畢。方喚龜諭曰。此人已伏還命。尚有十五年壽。在至時。當令受罪。言訖。其龜滅而不見。遂命追者曰。速放。還出門而悟。

魏王別錄

### 湫神

寧州真寧縣。要冊湫。自唐天祐中。宗朝多祈雨。有驗。歲旱。遣中使持錦織。及鎮宣徽樂工。三五十人。作樂於祠庭。僖宗乾符中。封神為應聖侯。昭宗光化中。進封普濟王。開寶九年。太宗在南府。遣親吏市馬。秦州過宿於湫房。夢人告云。晉王登帝位。至長安。赦至。



果符其言遂以聞明年五月十三日白龍見池中長  
數丈東鄉吐雲雲白色自辰至午而沒見者數千人  
郡以聞遂下詔封顯聖王增修祠宇先是涇州界有  
湫方四十里水停不流冬夏不增減水清澈不容穢  
濁或有喧汙輒興雲雨歲旱土人多祈雨於此傳云  
龍之所居漢書郊祀志云春祠官所領湫淵安定朝  
那者是也其後屢稱湫有靈應朝那無聞焉而天下  
山川限曲亦徃徃有之皆神龍之所蟠蟄建州浦城  
縣福羅山有龍潭歲旱土人祀之或投鐵龍立致雨  
擔夫頂有圓光

祕書丞程希道慶曆中爲果州判官遇提刑按部率  
之同行至南山中日初出薄霧未散見一荷擔夫頂  
有紫光圓徑二尺許召問之云向於召罽中得一物

方數寸色如紫玉置頭巾帶中不知其他取令他夫  
戴之亦然疑是昔人所煉之大丹憲使以百錢易之  
並楊文公談苑

### 慢神速咎

虞部員外郎張著通判潭州秦時祀於南嶽舊制設  
位于壇敷席于地列籩簋牲醴之品當設席之際著  
徃徃以一足指畫祀罷還府墜馬折足而卒三司副  
使李壽朋奉勅祭西太一宮李平生不能食素是日  
五鼓奉祀遂茹葷而徃方升殿暴得疾口鼻流血左  
右扶下殿已卒矣噫然也慢神而速咎邪何誅責之  
遽也可畏哉

### 仰山神

袁州仰山神祠自唐以來威靈顯著幅員千里之內



事之甚謹。柔毛之獻，歲時相繼。故動以數百羊為羣。祖擇之向以太常博士知貢春，公帑不甚豐，遇厨餼將匱，致奠于神，啓其故，命衙校持盃校執羣羊卜之，得吉告，即已一禱，必驅數十頭歸，垂盡復禱，竟亦無他。

并東齋記事

### 雙峯洞主

俞括朝奉往年為漳州通判，有神仙降其家，號雙峯洞主。如所謂蓬萊仙者，自言與韓退之等儔，晉為恒乃其弟子，恍忽不可考。余曾見畫像，乃一纖麗女子也。於括家碧牋上作詩，用篆字，字如指面，極謹敕，非稍箕上插筆點畫傾欹，僅可辨者也。詩云：大笑莫如今日醉，一聲鶯語送。

有落字字

### 滕子京

滕

滕子京待制知蘇州日，感疾在床，其二子見其从堂前行，過疑之，往省其父，依然在床上，後數日卒。愚時在蘇，丁憂親聞之。

### 王監簿

愚初為學士，歲館伴番使正月五日五更初，院子來報王監簿在河亭上，因令呼來院子去，未幾報番使上馬，旋令往家中，因問何來，彼家人怪訝言在某處，並不曾出，甚怪之。未幾卧疾遂不起，此與滕子京事甚相類，疑其魂魄已去。

### 楊龜年

杭州楊龜年新及第年，於二月十二日絕早見王景，并行李數十擔，出崇明門，未幾景彙卒。

並趙康靖

公聞見錄

滕



魏大諫

平生頗嘗見怪異。在家居時，因中夏乘涼，夜將半，舍南三十許步，忽有人聚語，且悲且嘯，燈火閃閃，其光燄絕碧色。火邊有四五人環坐，或歌或舞。公孰視之，知必鬼物，因引弓接矢射之，一發中右坐一人，其餘且走而哭曰：「射殺于媪也。」既而察之，見箭正穿一破鉢盂。又嘗在趙州寓護兵魏咸美公署內，有西堂，平常時人皆不敢居焉。其堂內尤有怪。咸美素知公有膽氣，因請公曰：「敢宿西堂乎？」公曰：「何為不敢？」即泊于西堂，獨枕一劍。其夜二鼓初，聞門戶忽自開，公在床偃卧，見美婦女二十餘人，笑語直入於堂內。公問爾等何人，輒敢來此，有姓氏乎？皆不荅。公又曰：「何不近來？」婦女一齊逼於床，公戲之曰：「爾等有變耶？」胡不徙

荅

歌

吾床於堂下，一人曰：「公擲去劍，吾曹徙床，豈難也哉？」公即取劍擲於地，於是羣女遂負床置於門堂外，公猶在床，獨撫股仰視，婦人皆羅列於床。公乃曰：「得矣。」復吾床故處，婦人却負床於堂內，有一人把火炬燒牀帳，俄而火四起，公亦不動，但訝火微熱而不甚炎烈。湏臾火盡，婦人笑曰：「此何人哉？」言訖不見。及曉，具此白主人，主人大駭，是堂爾後因不復有恠也。是時冀趙間大旱，公與鄉人徐載王禮徒步閉閤，忽逢一丈夫，貌古朴野，服飾弊裂，揖公曰：「啜茶一甌可乎？」准然而坐，徐頗不悅，以為何如人耳。啜訖，弊衣者曰：「今夜三更當雨，徐不然之。彼丈夫有愠色，迴顧徐，聞面上出火焰高二尺許，光溢四坐，客惶駭不已。火滅，彼丈夫亦失所坐處。於是白于魏侯，是夜風清，月皎，雲



忽暝合大雨如注。一夕告足咸羨自此畫神公以爲信有而且不誣也。公即歸大名在路爲大旋風所繞莫能前進。公怒曰安有是哉。遂引弓射之。正中一物風乃止。視之一白驢首。旋逼而滅之。行者盡懼異之。公至家鄰舍有巨石磨以久不爲用。公以手之末指擬而祝曰。儻富貴有命隨指而旋。有若神助勢如轉丸者數四。傍觀輿人躍力推舉輪植不可動。咸伏其異焉。又嘗寢覺手中有金一錠。巨細形體首尾如蠶。不知自何而至。其季弟收之。于今存焉。後於縣郭內買宅居。日夜以讀書爲業。縣城內有威雄將軍廟。居人敬憚。遠近必禱祀以求靈報。廟有主廟李紹斌者。常與民導神之酒饌。而達其意。忽一夕公夢一徒步入門呼曰。將軍至矣。公惶駭具襪靴。竦立於庭中。斯

須闌數呵殿趨導至。有頃見一少年衣錦袍戴金花帽跨紅駟馬。至則索胡床據廳事坐。左右僕從衣服鮮明。將鷹犬操竿挾彈蹴鞠角抵羅列於庭戶。將軍揖公坐。公辭讓。至於再至於三方坐於席次。將軍曰。吾來事有欲便君爾。公避席曰。諾。將軍使小豎持上排十二錢命公曰。唯所意取之。公依旨於第二第四行間各探一錢。將軍笑曰。來年未及第。須後年也。前去甚嘉。將軍指第一行間下一錢云。如此得錢。雖來年及第。然終身敘不進。請善保吾二錢。有疑可決。言訖而不見。公夢覺夜方半。遂伸紙揮管以記其事。竟不復寐。五鼓俄有叩門者。問之。乃主廟李紹斌也。公曰。來何早。紹斌曰。夜來知將軍奉謁。令紹斌送卦錢來。公視之。乃夢中所探得二錢。圓摸巨細略無異焉。



焉公甚駭異因躬備酒饌而往奠謝之所得二錢藏於篋笥保惜尤謹遇事有疑慮則以錢占之吉凶無不應兆太平興國四年赴舉果下第因遊相國寺之石殿頗動歸歎之思復有投筆之謀忽不決見一梵僧踈眉大目謂曰子前程極遠何妄想耶公聘胎拱立命於泗州院烹茗一啜復曰他日當相見言訖倏之柱中公徐思曰吾聞西來有神異高僧祕靈骨於泗濱者斯之謂乎乃繪其像而禮奉之至太平興國五年閏三月及第又至道元年八月移知潭州賜白金五百兩仍降璽書獎諭公汴舟行既達洞庭湖方其中流俄而風濤暴作雷雨雲霧昏迷如夜舟人戒曰慎無鼓樂及薪松煎油不如是當有蛟龍出於患害也整衣冠禱之曰廷式束髮仕官已來常盡簾恪

所治州郡夙夜在公今奉朝命俾典湘潭命也已矣則速沈於波中如其不然則無為恐怖耳言訖使庖夫爨松薪熬油作藥俄頃風止浪息而前去至潭州泊於驛門外岸隈舊有大舟命曰水驛皆往來星使多居於此舟也公將家就休方亭午假寐如聞人呼曰起公未熟寢如此已數四因起視舟水已侵入將其半也公驚遽移家其舟旋為中斷而沒矣交政後與僚屬遊會春園擊九會坐牀上有圓竅甚小公移牀二十步謂僚佐曰吾以九射之如中則吾前途未易量也即射之正中竅中飛越快然不礙復收九校竅竅小不容焉次日有勅書褒勞公之能績拜右諫議大夫知審刑院既中有烏馬常乘騎一日晚歸第至曹門外橋南望有婦人立水面上向而呼曰相



公放我兒來所乘馬驚逸幾不可制即不見矣次日  
水中濯馬足迴馬病醫藥至備而無差矣公對馬曰  
吾賴爾力亦多也今爾病吾醫療亦極矣如必不可  
爾出吾門外慎勿於吾面前斃蓋所不忍馬即跪前  
脚目有淚下如辭狀起而歔歔出門外即氣絕矣左  
右互相嘆訝魏大諫見異錄

### 張鄧公

張士遜鄧公生均州鄖鄉深山間始冠已有純德稱  
於鄉里京西舊有神祀其設頗雄立二十四司三十  
六門公幼往觀之其巫傳神語曰張秀才請於中書  
門下坐後果以師儒之重相仁廟出處皆可稱壽  
八十六

### 趙韓王

趙韓王普年七十一病久無生意解所寶雙魚犀帶  
遣親吏甄潛者詣上清太平宮醮星露懇以謝往谷  
上清道錄姜道玄為公叩幽都乞神語神曰趙某開  
國忠臣也奈何冤累不可逃道玄又叩乞冤者神以  
淡墨一巨碑示之濃煙罩其上但碑底火字爾潛歸  
公力疾冠帶出寢涕泣受神語聞碑底火字公曰我  
知之矣此必秦王庭羨也然當時事曲不在吾渠自  
與盧多遜遣堂吏趙白交通其事暴露自速其害咎  
豈在予但願早逝血面辨於幽獄曲直自正是夕普  
卒上感悼涕泗自撰神道碑八分御書賜之並玉壺清話

### 梅公儀

梅公儀知滑州夜中河決即部官吏兵卒走河上疊  
掃掃不足拊官私屋楹塞俄有一白鬚翁載一船楫



稗中流而下佐助填壘遂定平曉不知白鬚翁所在  
以爲神也州民請爲公儀立頌功德碑朝廷止降詔  
以褒獎東齋記事

### 聱愚子

黃睎閩人皇祐初遊京師不踐場屋居以古學游於  
搢紳之門凡著書自號聱愚子走京塵幾十年公卿  
大臣無不前席睎履裂帽破馳走無倦後詞臣重駟  
之道者列章爲薦極力提挽朝恩甚優授京官巨邑  
有旨留國子監將有司業之命始拜勅遍謝知己才  
三日睎館於景德如意輪院一日晚歸解鞍少憇謂  
院僧曰僕遠人也懃苦貧寒客路漂泊寒暑未嘗溫  
飽今日方幸事畢且故懷酣寢一夕請戒僧童慎無  
見喧僧諾之局扉遂寢翌日大曉寂無所聞寺僧擊

牖大呼已卒於榻矣

五壘清話

### 崔公誼

崔公誼者鄧州學生也累舉不第後竟用舅氏賈魏  
公蔭補莫州任丘簿熙寧初河北地震震未已而公  
誼秩滿挈家以南行數程一夕宿孤村馬鋪中風雷  
陰黑夜半急叩門呼曰崔主簿在否送還僕曰在又  
呼曰莫州有書崔聞之方披衣遽起未開門先問何  
人書曰無書只教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動眩殺人  
數輒敢擅逃過河已收魂岱獄到家速來始開門寂  
無所覩其妻乃陳少卿宗儒之女陳卿時知壽州崔  
必度其死遂兼程送妻至壽陽次日遂卒湘山野錄

### 張文孝

洛中地內多宿蕪凡置第宅未經掘者例出掘錢



文孝左丞始以數千緡置洛大第價已定又求掘錢甚多文孝必欲得之累增至千餘緡方售人皆以妄費及營建廬舍土中得一石匣不甚大而刻鏤精妙皆為花鳥異形頂有篆字二十餘書法古怪無人能讀發匣得黃金數百兩鬻之金價正如買弟之直郿掘錢亦在其數不差一錢觀其竅識文畫皆非近古所有數已前定則雖欲無妄費安可得也

華談

韓魏公

韓魏公自成德移師中山前驅至沙河而馳報曰河勢將漲慮水暴至願迴轅少頃公曰弟具舟既而徐濟人望其上流若有神龍偃止之狀行李方絕波濤果如山而下後騎猶有未得渡者觀者莫不驚歎以謂盛德所至神明常輔相之也

魏王別錄

帥

寇萊公

寇萊公敗死雷州喪還過荆南公安縣民懷公德以竹插地掛物為祭焚之後生笋成林民以為神因為公立祠目其竹曰相公竹王樂道為記刊石李承之有詩曰已枯斷竹鈞私被既歿賢公帝念深仆木偃禾如不起至今誰識大忠心萊公初登第歸州巴東縣手植雙柏於庭至今民愛之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柏焉

華談

二

寇萊公嘗知鄧州鄧人至今廟祀之熙寧中侍讀學士陳和叔知州下令閉廟不得修祀一日陳方食夾子忽就楮失之已而乃見在萊公祠外土偶手中陳大怖駭立榜示百姓依舊祭享

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六十九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  
詐妄謬誤

林瑀

仁宗聖性好學博通古今自即位常開邇英講筵使侍講侍讀曰進經史孜孜聽覽中昊忘倦有林瑀者自言於周易得聖人祕義每當人君即位之始則以日辰支干配成二卦以其象繇爲人君所行之事其說支離詭駁不近人情及爲侍讀遽奏 仁宗曰陛下即位於卦得需象曰雲上於天是 陛下體天而變化也其下曰君子以飲食宴樂故臣願 陛下頻宴遊務娛樂窮水陸之奉極玩好之羨則合卦體當天心而天下治矣 仁宗駭其言胡日問賈魏公昌朝魏公對曰此乃誣經籍以文姦言真小人也



仁宗大以爲然於是逐瑪終身不齒矣

甄履

英宗即位之初有著作佐郎甄履繼聖圖其序大略曰昔景德戊申歲天書降後二十四年陛下降生之日復是天慶節是天書於二紀已前爲陛下降聖之兆也又邇來市民染帛以油漬紫色謂之油紫油紫者猶子也陛下濮安懿王之子視仁宗爲諸父此猶子之義也又云京師自二年來里巷間多云看个羊陛下生於辛未羊爲未神此又語瑞也又以御名拆其點畫使兩日相並爲旁明繼照之義其言詭誕不經英宗聖性高明尤惡諛諂書奏怒其妖妄御批送中書令削官停任天下伏其神靈

宋子京

歐陽文忠公脩自言初移滑州到任會宋子京曰有某大官頗愛子文俾我求之文忠遂授以近著十篇又月餘子京告曰某大官得子文讀而不甚愛曰何爲文格之退也文忠笑而不荅旣而文忠爲知制誥人或傳有某大官極稱一丘良孫之文章文忠使人訪之乃前日所投十篇良孫盜爲已文以費而稱羨之者即昔日子京所示之某大官也文忠不欲斥其名但大笑而已未幾文忠出爲河北都轉運使見邸報丘良孫以獻文字召試拜官心頗疑之及得所獻乃令狐挺平日所著之兵論也文忠益歎駭異時爲侍從因爲仁宗道其事仁宗駭怒欲奪良孫官文忠曰此乃朝廷已行之命當日失於審詳若追奪之則所失又多也仁宗以爲然但發笑者久之



李定

京師百司庫務每年春秋賽神各以本司餘物貨易以具酒饌至時吏史列坐合樂終日慶曆中蘇舜欽提舉進奏院至秋賽神例賣拆封紙以充舜欽欲因其舉樂而召館閣同舍遂自以十千助席預會之客亦醵金有差酒酣命去優伶却吏史而更召兩軍女伎先是洪州人太子中舍李定願預醪厠會而舜欽不納定銜之遂騰謗於都下既而御史劉元瑜有所希合彈奏其事事下右軍窮治舜欽以監主自盜論削籍爲民坐客皆斥逐梅堯臣亦被逐者也堯臣作客至詩曰客有十人至共食一鼎珍一客不得食覆鼎傷衆賓蓋爲定發也

劉元瑜

劉待制元瑜既彈蘇舜欽而連坐者甚衆同時俊彥爲之一空劉宰相曰聊爲相公一網打盡是時南郊大禮而舜欽之獄斷於赦前數日舜欽有詩曰不及鷄竿下坐人蓋謂不得預赦免之囚也舜欽死歐陽文忠公序其文集叙及賽神之事略曰一時俊彥舉綱而盡矣蓋述御史之言也舜欽以大理評事集賢校理廢爲民後二年得湖州長史四十餘卒

遊錄

並傳

吳奎

吳奎爲參知政事會御史中丞王陶以韓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兩府奎乃上章言邇來天文譴見皆爲王陶召之又嘗於上前薦藤甫可爲帥上問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將略可取至於軀幹膂力自可

滕



被兩重鐵甲異時上語其事於待臣曰吳奎論事大槩皆此類也

### 常秩

常秩以處士起爲左正言直集賢院判國子監不踰年待制寶文閣兼判太常寺中間謁告歸汝陰主上特降詔自秩始也會放進士徐鐸榜秩密以太學生之薄於行者籍名於方冊竚懷袖間每唱各有之則揭策指名進呈乞賜黜落如是者三四上方披閱試卷或與執政語往往不省秩言秩大以爲沮遂謁告不朝一日翰林學士楊繪方坐禁中俄有報入常寺吏人到院者繪昔嘗判寺立命至前乃故吏也詢其來之故即云常待制以謁告月餘未有詔起令探刺消息楊曰此禁中汝得妄入乎我若致汝於法

則連及待制汝速出無取禍也先是秩未謁告時差護向經葬事至是經葬有日上親奠祭護葬官例合迎駕秩不候朝參而出迎駕於經門上祭畢登輦而去亦不顧秩秩愈不得意或告以不朝參而出就職又嘗私覘禁中臺官欲有言者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既而卒或云方卒時狂亂若心疾將自殺者然未得其詳

### 鄧潤甫

熙寧六七年河東河北陝西大饑百姓流移於京西就食者無慮數萬朝廷遣使賑卹或云使者隱落其數十不奏一然而流連殍負取道於京師者日有千數選人鄭俠監安上門遂畫流民圖及䟽言時失其詞激訐譏訕往往不實書奏俠坐流竄而中丞鄧綰



知諫院鄧潤甫上言王安國嘗借俠奏藁觀之而有  
獎成之言意在非殺其兄是時平甫以著作佐郎祕  
閣校理判官誥院坐此放歸田里逾年起為大理寺  
丞監真州糧料院不赴而卒平甫天下之奇才黜非  
其罪而又不壽世共歎惜臺官希執政之旨且將因  
此以浼荆公也金嘗為挽詞二首頗道其事云海內  
文章傑朝廷亮直聞黃瓊起處士子夏遽脩文具錦  
生遷怒江湖夕離羣傷心王佐略不得致華勛又曰  
今日臨風淚蕭蕭似綆縻空懷徐稚絮誰立鄭玄碑  
無力酬推轂平時憤抵巇何人全枉狀路粹豈能為  
蓋為是也

鄧綰

馮京與呂惠卿同為參知政事呂每有所為馮雖不

抑而心不以為善至於機事亦多矛盾會鄭俠獄起  
言事者以俠嘗遊京之門推劾百端馮竟以本官知  
亳州歲餘加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舍人錢藻當制有  
大臣進退繫時安危及持正莫回一節不撓之語中  
丞鄧綰懼馮再入又將希合呂公遽言馮京預政日  
久殊無補益而曰繫時安危京朋邪徇俗懷利而已  
而曰持正不撓乞罷錢藻以論中外而藻竟罷直院

二

熙寧八年王荆公再秉政既逐呂惠卿而門下之人  
復為謏媚以自安而荆公求退告去尤切有練亨甫  
者諸中丞鄧綰曰公何不言於上以殊禮待宰相  
則庶幾可留也所謂殊禮以丞相之子雲為樞密使  
諸弟皆為兩制婿姪皆館職京師賜第宅田邸則為



禮備矣。縮一一如所戒之言。上察知其阿黨，亦領察之而已。一日，荆公復於上前求去，曰：「卿勉為朕留，當一一如卿所欲，但未有一穩便第宅耳。」荆公駭曰：「臣有何欲，而何為賜第？」上笑而不荅。翌日，荆公懇請其由，上出縮所上章，荆公即乞推劾。先是，縮欲用其黨力傷臺官，懼不厭人望，乃并彭汝礪而薦之。其實意在傷也。無何，上黜彭汝礪，縮遽表言：「臣素不知汝非之為人，昨所舉鹵莽，乞不行前狀，即此二事。」上察見其姦，遂落縮中丞，以本官知魏州。亭甫奪校書為漳州推官。縮制曰：「操心頗僻，賦性姦回，論士薦人不循分守。」又曰：「朕之待汝者，義形於色，汝之事朕者，志在於邪，蓋謂是也。」

楊繪

楊繪性少慎，無檢操。居荆南，日事遊宴，往往與小人接。一日，出家妓延客夜飲，有選人胡師文預會。師文本鄂州豪民子，及第為荆南府學教授，尤少士檢，半醉狎侮繪之家妓，無所不至。繪妻自屏後窺之，大以為耻，叱妓入，撻於屏後。師文離席，排繪使呼妓出，繪媿於其妻，遽欲徹席。師文狂怒奮拳，歐繪，眾客救之，幾至委頓。近臣不自重，至為小人凌暴，士論尤鄙之。

許將

曾布以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坐言市易事落職。知饒州舍人許將當制，頗多斥詞，削下將往見曾而告曰：「始得詞頭，深欲繳納，又思之，釁隙如此，不過同貶耳。於公無所益也。」遂龜勉為之。然其中語言頗經改易，公它日當自知也。曾曰：「君不聞宋子京之事乎？昔晏



元獻當子京為翰林學士，晏愛宋之才雅，欲旦夕相見。遂稅一第於旁近，延居之。其親密如此。遇中秋，晏公啓宴，召宋出效，飲酒賦詩。達旦方罷。翌日罷相，宋當草詞，頗極詆斥。至有廣營產以殖私，多役兵而規利之語。方子京揮毫之際，非夕餘醒尚在。左右觀者亦駭歎。蓋此事由來久矣。何足校耶。許亦憮然而去。  
並東軒筆錄

### 侯仁寶

侯仁寶，即趙王普之甥也。世為洛陽大族。知邕州，久在嶺外，求歸西洛，而無其計。詐取交趾，矯其奏，乞詣闕而陳其策。太宗納之。其舅韓王時已為盧多遜所譖，罷相出河陽。多遜當國，必知是役之艱，固欲致仁寶於敗績，以沮趙普。而太宗復不寤。仁寶求歸

之矯，盧因奏曰：今果許仁寶，自邕至闕，復還嶺表，率師往取。反復路遠，恐為交人先警。豈若就湖南兵數萬乘，不備而襲之。太宗深然之。詔團練使孫全興將湖南兵三萬，與仁寶南取交州。兵至白藤，以為賊可盡滅。仁寶為交趾所擒，梟首於朱鳶縣。亘然也。全與奔北，斬於闕下。  
湘山野錄

### 張杲卿

張杲卿，丞相致政，居陽翟於少室山下，造庵為養性存神之地。間或乘肩輿而往，從者不過五、六人。廝庵中，往往踰月方歸。一日有道人，形神瀟灑，野冠山服，來謁公。與之語，頗達道要，亦究佛理。待之甚喜。既夕，道人曰：其新自浙中迴，得茗芽少許，欲請相公一啜。公欣然可之。道人乃躬自滌器，進火烹茶，以進。公頗



稱善良久。又取茶飲。從者各一甌。少時從者皆昏。顛仆且睡。道人即白公曰。某欲往羅浮煉丹之藥劑。鼎竈之資行從多金器。願賜數事。公遽呼從者。皆不應。亦無可柰何。任其所取。幾十餘斤。悉持去。殆曉。從者始醒。

楊孜

楊學士孜襄陽人。始來京師。應舉。與一倡婦往還。情甚密。倡盡所有以資之。共處踰歲。既登第。貧無以爲謝。遂給以爲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忽謂倡曰。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廬。若處其下。柔性悍矣。計當相困。我視君亦何聊賴。數夕思之。欲相與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爲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楊素具毒藥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舉而盡。楊執爵謂倡曰。今儻

偕死。家人須來藏我之屍。若之遺骸。必投諸溝壑。以飼鴟鵂。曷若我葬若而後死。亦未晚。倡即呼曰。爾誰誘我至此。而詭謀殺我。乃大慟。頃之遂死。即燔瘞而歸。楊後終於祠曹。負外郎。集賢校理。

史沈

史沈以進士第爲著作佐郎。累坐事羈房州。移襄以卒。沈仕不得志。好持人短長。世亦凶人目之。然亦竟以此敗。常過江州琵琶亭。作詩勝于棟。其略曰。坐上騷人雖有詠。江邊寡婦不難欺。若使王涯聞此曲。織羅應過賞花詩。

王平

御史臺儀九。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寮皆訝之。或



曰端公有待而發苟言之必大事也一日聞入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觀鬢如之狀並倦遊錄

蘇曉

乾德初國用未豐蘇曉爲淮漕議盡權舒廬斬黃壽五州茶貨置四十四場一萌一蘖盡搜其利歲行百餘萬緡淮洛苦之曉舟敗溺淮民比屋相賀

胡旦

胡大監旦知明州道出維揚時同年董給事儼知揚州遇之特歡截篙投擲以留之一日延入後館出姬侍列餽餼其宴豆皆上方貴器飲酣胡謂董曰吾輩出於諸生所享若此粗亦忝矣弊舟亦有二三裘襲容止玩飾不侔同年之家人生會合難得或不棄來

監

日能枉駕弊舟數盃可乎董感其意大喜徐又曰三品珍器貧家平生未識可略假舟中聊以夸示荆釵得否董笑曰狀元兄見外之甚也亟命滌濯以巨奩盡貯之對面封訖令送舟中明日五鼓張帆淮風瞥然不告而行不旬至杭州薛大諫映亦榜下生也首問胡曰過維揚見董同年否胡曰甚安又曰董望之材器英邁奇男子也然止是性貪一日樽前胡謂薛曰聊假二千緡創鑑湖別墅節麾才罷便當謝病一扁舟釣於越溪豈能隨螭蠅競吻角乎薛公不得已贈白金三百星聊以爲釣溪一醉且撼頭領之不爲少謝後知制誥爲繼恩平蜀有功特勲邀寵僭溢恣濫將加恩以銀數千兩賂且爲褒詔事敗且削籍爲典午竄潯州安置焉並五臺清話



石守道

石介性純古學行優敏以誘掖後進敦獎風教爲已任慶曆中在大學生徒咨問經義日數十人皆怡顏和氣一一爲講解殊無倦色嘗請仁廟駕幸太學欲爲儒者榮觀因作慶曆聖德頌詆忤當途大臣既而謗介請駕幸太學將有他志介因罷學官得太子中允直集賢院通判濮州持闕于徂徠故棲歲餘病死當途者誣奏云介投契丹死非其實遂詔京東提刑司發墳剖棺驗其事繼而有孔直溫者狂悖抵罪直溫昔嘗在介書院爲學以爲黨遂編置介之子弟于諸郡嗚呼讒人之口真可懼哉

卷遊錄

二

石守道介康定中主盟上庠酷憤時文之弊力振古

道時庠序號爲全盛之際仁宗孟夏鑿輿有玉津塢麥之幸道由上庠守道前數日於善守堂出題曰諸生請皇帝幸國學賦糊名定優劣中有一賦云今國家始建十親之宅封八大之王蓋是年造十王宮封八大王元儼爲荆王之事也守道晨興鳴鼓於堂集諸生誦之曰此輩鼓篋游上庠提筆場屋稍或黜落尚騰謗有司者悲哉吾道之衰也如是此物宜遽去不爾則鼓其姓名撻以懲其謬時引退者數十人

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詐妄謬誤

石守道

章

帝郇公得象為相，又以諫官歐陽脩、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它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曆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茲枿之句。頌出，泰山孫復謂介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疾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



走則雖孛戮不足以爲酷萬一介死在未嘗叛去即  
是朝廷無故發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  
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  
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  
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  
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  
使大以爲然遂自介親屬及門人姜潛已下并凶肆  
棺斂舁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  
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  
以居簡爲長者

### 僧願成

越州僧願成客京師能爲符籙禁呪時王雱幼子夜  
啼用神呪而止雱雖德之然性靳嗇會章惇察訪荆

湖南北二路朝廷有意經略溪洞或曰蠻人多行南  
法畏符籙雱即薦願成於章至辰州先遣張祐李資  
明夷中及願成等入江南受降裕等至洞而穢亂蠻  
婦酋丑元猛者不勝其憤盡縛來使剝斫于柱次至  
成成搏頰求哀元猛素事佛乃不殺而遣之願成不  
以爲耻乃更乘大馬擁擿斧以自從稱廣訪大師猶  
以入洞之勞得紫衣師號時又有隨州僧智緣嘗以  
醫術供奉仁宗英宗熙寧中朝廷取青唐武勝緣  
遂因執政上言乞往鄯廓見董氈說令納地上召  
見後苑賜白金以遣行遂自稱經略大師深爲  
上所惡罷歸朝廷憐其意猶得左街首座卒

並筆錄

### 曹侍中

樞密曹侍中利用澶淵之役以殿直使于契丹議定



盟好由是進用當莊獻明肅太后時以勲舊自處權  
傾中外雖太后亦嚴憚之但呼侍中而不名凡降恩  
澤皆執不行然以其所執既多故有三執而又降出  
者則不得已而行之者久之為小人所測凡有求而  
三降不行者必又請之太后曰侍中已不行矣請者  
徐啓曰臣已告得侍中宅姑婆或其親信為言之許  
矣於是又降出曹莫知其然也但以三執不能已僂  
俛行之於是太后大怒自此切齒遂及曹芮之禍乃  
知大臣功高而權盛禍患之來非智慮所防也

二

曹侍中在樞府務革燒幸而中官尤被裁抑羅崇勲  
時為供奉官監後苑作歲滿叙勞過求恩賞人內唐  
突不已莊獻太后怒之簾前諭曹使召而戒勵曹歸

院坐廳事召崇勲立庭中去其巾帶困辱久之乃取  
狀以聞崇勲不勝其耻其後曹芮事作鎮州奏言芮  
反狀 仁宗太后大驚崇勲適在側因自請行既受  
命喜見顏色晝夜疾馳殿成其獄芮既被誅曹初貶  
隨州再貶房州至襄陽渡北津監送內臣楊懷敏指  
江水謂曹曰侍中好一江水蓋欲其自投也再三言  
之曹不諭至襄陽驛遂逼其自縊並歸田錄

李士寧

李士寧者蜀人得導氣養生之術又能言人休咎王  
荆公與之有舊每延於東府迹甚熟荆公鎮金陵呂  
惠卿參大政會山東告李逢劉育之變事連宗子世  
君御史府沂州各起獄推治之劾者言士寧嘗預此  
謀敕天下捕之獄具世居賜死李逢劉育磔于市士



寧決杖流永州連坐者甚衆始興此獄引士寧者意欲有所誣讖會荆公再入秉政謀遂不行

### 李師中

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荆公違戾及荆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傳嵩亭蓋以公嘗倅舒而始封又在舒也吳孝宗對策力詆熙寧新法既而復爲巷議十篇言閭巷之間皆議新法之善寫以投荆公公諱其翻覆尤不禮之並東軒筆錄

### 黃宗旦

黃宗旦晚年病目每奏事先具奏目成誦于口至上前展奏目誦之其實不見也同列害之密以他書易其奏目宗旦不知也至上前所誦與奏目不同歸乃覺之遂乞致仕沈存中筆談

### 丁晉公

丁晉公既投朱崖幾十年天聖末明肅太右仙仁宗獨覽萬機當時仇敵多不在要地晉公乃草一表極言策立之功辨皇堂誣罔之事言甚哀切自以無緣上達乃外封題云啓上昭文相公是時王冀公欽若執政丁自海外遣家奴持此啓入京戒公須俟王公見啓日方得當面投納其奴如戒冀公得之驚不敢啓封遽以上聞仁宗拆表讀而憐之乃命移道州司馬溫公有詩數首略曰君心應念前朝老十載漂流若斷蓬又曰九萬里鵬容出海一千年鶴許歸遼且作瀟湘江上客敢言瞻望紫宸朝天下之人疑其復用矣穆脩聞道州之徙作詩曰却訝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謂失人心如此倦遊錄



二

丁晉公之逐士大夫遠嫌莫敢與之通聲問一日忽有一書與執政得之不敢發立具上聞洎發之乃表也深自叙致詞頗哀切其間兩句曰雖遷陵之罪大念立主之功多遂有北還之命謂多智變以流人無因達章奏遂託為執政書度以上聞因蒙寬宥

三

丁晉公從車駕巡幸禮成有詔賜輔臣玉帶時輔臣八人行在祇候庫止有七帶尚衣有帶謂之比玉價直數百萬止欲以賜輔臣以足其數晉公心欲之而位在七人之下度必不及已乃諭有司不須發尚衣帶自有小私帶某可服之以謝候還京別賜可也有司具以此聞既各受賜而晉公一帶僅如指關

上願謂近臣曰丁謂帶子同列大殊速求一帶易之有司奏唯有尚衣御帶遂以賜之其帶黜寧中復歸內府並筆談

四

丁謂有小智然多希合天下以為奸邪及稍進即落迪真宗以神仙之事又作玉清昭應宮耗費國帑不可勝紀謂既為宮使夏竦以知制誥為判官一日宴宮僚於齋廳有雜手伎俗謂弄梳注者獻藝于庭丁頤語夏曰古無詠盤珠詩舍人可作一篇夏即席賦詩曰舞拂挑珠復吐丸遮藏巧便百千般王公端坐無由見却被傍人冷眼看丁覽讀變色湘山野錄

李溥

李溥為江淮發運使每歲奏計則以大船載東南夷



貨結納當途莫知紀極章獻太后垂簾時溥因奏事  
盛稱浙茶之羨云自來進御惟建州餅茶浙茶未嘗  
修貢本司以羨餘錢買到數千斤乞進入內自國門  
挽船而入稱進奉茶綱有司不敢問所貢餘者悉入  
私室溥晚年以賄敗竄謫海州然自此遂爲發運司  
歲例每發運使入奏軸牘蔽川自泗州七日至京予  
出使淮南時見有重載入汴者求得其籍言兩浙殘  
紙三暖船他物稱是

### 饒餽

撫人饒餽者馳辨逞才素押闔於都下熙寧初免解  
到闕因又失意當朝廷始立青苗方沮議交上大丞  
相閉閣不視事之際生將出關以詩投相閣曰又還  
垂翅下煙霄歸指臨川去路遙二畝荒田須賣却要

錢准備納青苗相亦以十千賣之生與劉史館相公  
冲之有素時劉相館職知衡州生假道封下因謁之  
公觀名紙已蹙頰不悅生趨前丞曰某此行有少急  
不可暫緩行李已出南關又不敢望旌麾潛過須一  
拜見但乞一飯而去公既聞不肯少留遂開懷侍之  
問曰途中無闕否生曰並無惟乏好酒耳遂贈家釀  
一擔拜別鞭馬遂行公頗密幸其去至耒陽密覘其  
令譽不甚謹遽曰知郡學士甚託致意有雙壺乃兵  
厨精醞仗其携至奉贈具書謝之其令聞之以書爲  
謝必非誑詐人幸以其酒令故人送至其勢可恃大  
喜之急戒刻木數刻間釀金半鍍賣之瞥然遂去後  
日劉公得謝書方寤寤已噬臍矣又下歲下第出京  
庇巨商厚貨以免征筭自撰除目一紙盡宰府兩禁



三路巨鎮除拜遷移皆近擬議九過関首謁局吏坐  
定遽曰還聞近日差除事否仕人無不願聞者曰某  
前數日聞鎖院臨出京在某官宅恰見內探錄至得  
之遂行其間寧不少關親舊者聞之無不願見讀訖  
即曰下第窮生弊舟然無一物敢煩公吏略賜一檢  
其官皆曰豈敢如是言訖拜辭飄然遂行九藉此術  
下汴淮歷江海其關賦僅免二三千緡苟移其用以  
謀大謀遂為妙策

### 陳孝廉

陳烈福州人博學不徇時態動遵古禮蔡君謨居喪  
於莆田烈往弔之將至近境語門人曰詩不云乎九  
民有喪匍匐救之今將與二三子行此禮於是烏巾  
襪鞞與二十餘生望門以手拑地膝行號慟而入孝

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即時李遇盡匍匐  
圖 倦遊錄

### 二

君謨蔡公出守福唐時李大伯自建昌携文訪之一  
日命李及陳孝廉烈早膳於後圃望海亭不設樽酒  
饌罷欲起時方暮春鬻酒於園郡人嬉游籍姬數子  
時亦尋芳於此既太守在亭因斂袖嚙啜而過蔡公  
遂留之旋命鮓具就以爲侑酒方行歌一拍陳烈者  
驚懼怖駭越牆攀木而遁泰伯即席賦詩云七閩山  
水掌中窺乘興登臨到落暉誰在畫簾沽酒處幾多  
鳴榔趁潮歸晴來海色依稀見醉後鄉心即漸希山  
鳥不知紅粉樂一聲檀板便驚飛蓋譏其矯之過也



韓熙載

李丞相穀與韓熙載頃同硯席分携結約於河梁曰各以才命逢其主穀廣順中仕周爲中書侍郎平章事熙載事江南李先主爲光政致學士承旨二公書問不絕熙載戲貽穀書曰江南果相我長駟以定中原穀荅熙載曰中原苟相我下江南如探囊中物爾後果作相親征江南賴熙載卒已數歲先是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寔相覘之李相密貽熙載書曰吾之名從五柳公驕忽喜奉宜善待之至果爾容色凜然崖岸高峻燕席談笑未嘗啓齒熙載謂所親曰吾輩綿歷久矣豈煩至是耶觀秀實公字也非端介正人其守可隳諸君請觀因令宿留侯寫六朝書畢館泊半年熙載遣歌人秦明蘭者詐爲驛卒之

女以中之弊衣竹釵旦暮擁帚洒驛庭蘭之容止宮掖殆無五柳乘隙因詢其迹蘭曰妾不幸夫亡無歸託父母即守驛翁媪是也情旣瀆失慎獨之戒又以閨贈之後數日醺于清心堂李主命玻璃巨鍾滿酌之穀毅然不顧威不少霽出蘭於席歌前闋以侑之穀慙笑捧杯珥幾委不敢不醕醕罷復灌幾類漏卮倒載吐茵尚未許罷後大爲主禮所薄還朝日遣數小吏携壺漿薄餞于郊亭逮歸京鸞膠之曲已喧陶因是卒不大用

玉壺清話

楊安國

楊安國膠東經生也累官至天章閣侍講其爲人沽激矯僞言行鄙朴動有可笑每進講則雜以俚下鄙市之語自宸坐至侍臣中官見其舉止已先發笑一



日侍 仁宗講至一簞食一瓢飲安國操東音曰顏  
回甚窮但有一羅粟米飯一葫蘆漿水又講自行束  
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安國遽啓曰官家昔孔子教  
人也須要錢 仁宗哂之翊日遍賜講官皆懇辭不  
拜唯安國受之而已

### 彭乘

彭乘爲翰林學士文章誥命尤爲可笑有邊帥乞朝  
覲 仁宗許其候秋涼即途乘爲批荅之詔曰當俟  
蕭蕭之候爰堪靡靡之行田况知成都府會兩蜀荒  
歉飢民流離况始入劔門即發倉賑濟既而上表待  
罪乘又當批荅曰才度巖巖之險便興惻惻之情王  
其性滑稽多所侮誚及乘死也琪爲挽詞有最是蕭  
蕭句無人繼後風蓋謂是耳 並東軒筆錄

### 潘道遥

潘閻字道遥疎蕩有清才最善詩王繼恩都知待之  
甚厚徃徃直造卧内飲笑于婦女間未嘗信宿不見  
也忽去半歲不知所詣俄而王生辰閻携香合來謁  
王大喜延之中堂共宴席罷王留之詢其所適潘曰  
雖然游歷山水訪尋親舊亦爲太尉謀一長守之策  
耳問其策謂何潘曰上願君侯恩禮之厚天下莫不  
知君侯恃上之過於人亦有不足者矣况復縮時權  
席天寵媚而嫉者不止南北之朝臣與諸王戚里亦  
有不善者一旦宮車晏駕君侯之富貴安得如舊邪  
王懼然曰吾亦憂之先生何以教我潘曰上春秋高  
諸子皆賢何不乘間建白乞立儲嗣異日有天下知  
策自君侯出何懼富貴之替乎王曰我欲乞立南衙



大王如何時章聖以襄陽判開封府潘曰南衙自謂

當立豈有德于君侯邪立其不當者善也王繇是屢

以白神功乞別擇諸王嗣位神功竟不聽其後繼恩

得罪章聖嗣位即遂出閹閹遂亡命詔天下捕之

其後會赦方出以信州助教名羈置信州久之移泗

州散參軍而死倦遊雜錄

二

潘道遙閹有詩名所交游皆一時豪傑盧相多遜欲

立秦邸潘預其謀混迹於講堂若開藥肆劉少逸鮑

少孤二人者為藥童唐巾韋帶氣負爽秀後太宗

登極秦邸之謀不集潘有詩曰不信先生語剛來帝

里遊清霄無好夢白日有閑愁之句事敗已還多遜

之宅斯須將捕於閹閹覺之止奔其鄰曰吾謀逆事

彰吾若就誅止一身奈汝並鄰皆知吾謀編竄屠戮

者不下數十人今若匿得吾一身則脫汝輩數家之

禍然萬無搜近之理所謂弩下逃箭也吾出門則擒

之汝輩自度宜如何其鄰無可奈何遂藏於壁少頃

捕者四集至則失之矣朝廷下諸路畫影以搜獄既

具投多遜於崖已而沸議漸息閹服僧衣髡鬚五更

持磬出宜秋門至秦亭擎檐為籓音孤桶匠投故人

阮思道為秦掾理陰認之遂呼至庭裨葺故桶阮提

錢三鍰明示於閹大擲于案乘馬遂出閹諭其意提

金直入于室因匿焉阮歸責閹者案上三鍰及桶匠

安在皆曰不知遂杖閹者令捕之閹恨之遍尋於市

數日不得其蹤阮後徐諷秦帥曹武惠彬曰朝廷捕

潘閹甚急聞閹亦豪邁之士竄伏既久欲遁死地稍



裂網他逸則何所不至公大臣也可奏朝廷少寬捕  
典或聊以小官召出亦羈縻之一端帥然之遂削奏  
太宗以四門助教招之因遂出闈有清才嘗作憶餘  
杭一闈曰長憶西湖盡日凭欄樓上望三三兩兩釣  
魚舟島嶼正清秋笛聲依約蘆花裏白鳥成行忽驚  
起別來閑想整釣竿思入水雲寒錢希白愛之自寫  
於玉堂後湘山野錄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一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二  
詐妄謬誤

徐登

徐登者山東人世傳近二百歲得異術以固齡體播  
紳所以恃禮焉鄭毅夫鎮荆南唐詔彥範漕湖北二  
公以廣成浮丘禮之館於楚登無他奇朴直不矯不  
以屑事干公執毅夫嘗言登雖不以實言告人每說  
周末國初事則皎如目擊校之已百五六十歲爾文  
瑩與登游鄭公夜奔景陵投復守陳少卿宗儒以託  
死死之日親書至荆厚謝公公甚嗟嘆囑陳曰吾死  
後當窆棺前後以竹木二枚等吾身斂之後三十年  
當剖棺則實知也遂殯北塔僧園後二年陳卿知壽  
州因事詣闕補官遣枉道至景陵恐其屍解剖棺視



之則已腐敗世之溺方士者登可監焉

王素楊忱

初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吳奎爲左司員外郎權知  
開封府翰林侍讀學士權知開封府王素充郡收使  
初與歐陽脩稱譽富弼於上前弼入相素頗有力焉  
弼既在相位素知開封府冀引已以登兩府既不如  
志因詆毀弼又求外官遂出知定州徙知益州復還  
知開封府愈鬱鬱不得志厭倦煩劇府事多莽鹵不  
治數出遊宴素性驕侈在定州益州皆以賄聞爲人  
無志操士大夫多鄙之開封府先有散從官馬千馬  
清善督察盜賊累功至班行府中賴之或謂素二馬  
在外威福自恣大爲姦利素奏悉逐之遠方於是京  
師盜賊屢發求捕不獲臺官言素不才亦自乞外補

朝廷因而罷之大理寺丞楊忱監蘄州酒稅仍令御  
史臺即日押出城忱故翰林侍讀學士偕之子少與  
弟慥俱有俊聲忱治春秋慥治易棄先儒舊說務爲  
高怪以欺駭流俗其父甚竒之與人書曰天使忱慥  
力扶周孔忱爲文尤怪僻人少有能讀其句者忱常  
言春秋無褒貶與人談流蕩無涯岸要取不可勝而  
已性輕易喜傲忽人好色嗜利不修操檢商販江淮  
間以口舌動搖監司及州縣得其權力以侵刻細民  
江淮間甚苦之至是除通判河南府事待闕京師弟  
慥掌求興安撫司機宜卒於長安忱不往視日遊處  
於倡家會有告其販紗漏稅者忱自言與權三司使  
蔡襄有宿隙乞下御史臺推鞠朝廷許之獄成以贖  
論仍銜替忱尚留京師御史中丞王疇劾奏忱曰忱



口談道義而身為沽販氣陵公卿而利交市井畜養  
污賤而棄遠妻孥故有是命

劉平

靜江軍留後劉平爲鄜延邠寧環慶路副都署屯慶  
州康定元年正月鄜延路都署部范雍聞夏虜將自  
保定軍土門路入寇移牒使平將兵拒土門救應十  
五日平將所部三千人發慶州十八日至保安軍遇  
鄜延路副都部署石元孫十九日與元孫合軍趣土  
門有蕃官言賊兵數萬已入塞直指金明會得范雍  
牒令平元孫還軍救延州平元孫引兵還明日復至  
保安軍因晝夜兼行二十二日至萬安鎮平元孫將  
騎兵先發令步兵飯訖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所  
止營令騎兵先趨延州奪門是時東染院副使鄜延

路駐泊都監黃德和將兵二千餘人屯保安軍北碎  
金谷巡檢萬俟政郭遵各將所部分屯陀所范雍皆  
以牒召之使救延州平又使人趣之明日平旦平所  
部步兵尚未至平子元孫還逆之至二十里馬鋪乃  
遇兵兵及德和政遵名部兵皆會九五將騎合近萬  
人乃引兵東行且五里平下令諸軍唱殺齊進又行  
五里三川口遇賊是時平地有雪五寸許賊於水東  
爲偃月陣官軍亦於水西爲偃月陣相嚮賊稍遣兵  
涉水爲橫陣郭遵及忠佐王信先往薄之不能入既  
而官軍並進擊却之奪其傍牌殺獲及溺水者八九  
百人平左耳後及右脛皆中箭會日暮軍人爭挈人  
頭及所獲馬詣平論功平曰戰方急且自記之悉當  
賞汝也語未竟賊引生兵大至直前盪官軍官軍却



二三十步是時王德和在陣後先率麾下二三百人走上西南山衆軍顧之皆潰平子侍禁宜孫追及德和執其馬鞚拜之數十日太保且當勒兵還與大人并力却賊今先去欲何之德和不從宜孫遂與德和俱走平使軍校以劍遮截士卒近在左右者得數十人力戰拒賊賊退水東平率餘衆保西南山下立寨自固距賊一里所賊夜使人至寨旁問曰寨內有主將否平戒軍士勿應賊又使人詐為漢卒傳言送文牒軍士知其詐斫殺之至四更賊使人繞寨訐曰幾許殘卒不降何待平使指使李康應之曰狗賊汝不降我何降也且曰救兵大至汝狗賊庸足破乎及明平命軍士整促甲馬再與賊戰賊又使騎臨陣呼曰汝肯降乎我當捨爾不則盡殺之平又使李康應曰

我來巡邊何者為降汝欲和者當為汝奏朝廷耳賊乃舉鞭騎自四山下不可勝計合擊官軍死者甚衆至巳時平與元孫巡陣東徧賊騎直前充陣中央陣分為二平與元孫皆為賊所虜平僕夫王信以頡敦負留後印及宣勅從平在陣與平相失賊盡奪其衣服并頡敦等信逃竄得免是時黃德和自山中南走出甘泉縣北稍收散卒得五六百人緣道縱兵士剽切民家避寇者貨財及飲酒殺其牛畜食之二十五日至鄜州二十六日虞候張政自戰所脫歸德和問曰汝見劉太尉石太尉乎後來如何政當時實與劉石相失不能知其處道中聞散卒言劉太尉以亡失多不敢歸也已降賊矣因言於德和曰劉太尉二十四再與賊戰士卒死傷且盡太尉令軍士曰汝曹勿



復發箭今日敗矣吾不能庇汝曹當解甲降之耳賊遂執其馬鞭而去德和曰果然吾與汝曹當詭言二十四日不肯降賊力戰得出作奏上之不惟解罪亦可收功汝曹皆有賞矣政出因播其言於市里云平降散卒既至者皆言平降以順德和意有蕃落將呂密實兒平與元孫為賊所虜并所得官軍旗幟收卷以去德和問之以順指意言平與元孫降賊賊以紅旗前道而去德和喜命所親吏戚膺作呂密等狀仍增損其語使與已意相傳會膺意謂狀中有名者應得賞乃更私益兵士曲榮等數人名於其中德和以密等狀為奏云二十三日賊生兵充破大陣臣與劉平等阻西山為寨二十四日再與賊戰平以其卒降賊臣等義不受屈與數百人力戰得出會平僕夫王

信自延州來德和與知鄜州張館使雜問之信私念其主為大將而為賊所擒可醜因給言賊使李金明來約和親平令李康往荅之既而康還言元昊欲與太尉面相約結平即乘馬入賊軍中從者不得入皆見剝剝信獨脫歸德和起詣東廂召信詰曰軍士來者皆言平降而汝獨言平往約何和也信曰此非信之所知也數日德和召信詣其館謂曰汝太尉降賊人人皆知之我乃取軍士等狀奏之矣汝今言乃異同朝廷將有制獄汝何能受其榜楚乎我丐汝銀釵一枚汝鬻之速去勿留矣信拜受之是時鄜州使人監守信信欲亡不得身無衣寒甚乃為書遺平子曰信從大尉與賊戰不利太尉入賊中約和親今乃言太尉叛降賊朝廷將有制獄信當以死明太尉忠赤



保太尉一家。今信衣裝爲賊所掠，飢寒不可忍，願具衣及錢糧，速寄以來。有庖人將如慶州，信與書寄之。鄜延走馬承受薛文仲遇之，得其書以聞。二月一日，德和將其衆歸延州，及州城南，范雍使人代領其衆，遣德和歸鄜州聽朝旨。尋又從之同州，德和始懼，奏言：「臣盡忠於國，范雍誣言臣挾軍走，又以書抵鈐轄，虜守勤及薛文仲求救云：『有中貴人至者，當爲力營護之。』死生不敢忘。」守勤等悉上其書。十一日，朝廷遣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又內供奉官梁知誠，即河中府置獄案之。先是有詔：平僕人王信乘傳詣闕，旣而復械送河中府。彥博案治德和及信等，不能隱，皆服其實。時河東都轉運使王公又奏言：「訪知延州有金明敗卒二人，自虜中逃還云：『劉平、石元孫、李士彬皆爲』

傳

賊繫縛而去。平在道不食，數罵賊云：「狗賊，我頸長三尺餘，何不速斬我，縛我去何也？」彥博牒延州求二卒，皆不知處。四月十五日，具獄以聞。中書樞密院共召大理寺約法准律主將以下先退者，斬之。又部曲告主者絞。二十三日，兩府進呈奉旨：黃德和於河中府腰斬，梟其首於延州城下。王信杖殺。

汪輔之

汪輔之爲河北，以輕躁得罪，勒令分司。久之，除知慶州。到官日，上表云：「清時有味，白首無成。」又云：「插筆有風，空圖無日。」或解之曰：「杜牧詩云：『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屬意怨望有旨，令復分司。」

高遵裕



元豐四年冬，朝廷大舉討夏國。十一月，環慶都總管高遵裕出旱海，皇城使涇原副都總管劉昌祚出胡盧河，共趣靈州。詔昌祚受遵裕節制。昌祚上言：「軍事不稱旨，上賜遵裕書云：『昌祚所言迂闊，必若不任事者，宜擇人代之。』」遵裕由是輕昌祚。既而昌祚先至靈武城下，或傳昌祚已克靈武城。遵裕在道中聞之，即上表賀曰：「臣聞昌祚進攻，以復得其城。既而所傳皆虛。遵裕至靈武城，以爲城朝夕可下，徙昌祚軍於閑地，自以環慶兵攻之。時軍中皆無攻具，亦無知其法者。遵裕旋令採木造之，皆細小樸拙，不可用。又造土囊，欲以填塹，又欲以軍法斬昌祚，衆共救解之。昌祚憂恚成疾，涇原軍士皆憤怒，轉運判官范純粹謂遵裕兩軍不叶，恐生他變，力勸遵裕詣昌祚營問疾，以

和解之。遵裕又使呼城上人曰：「何不亟降？」其人曰：「我未嘗戰，何謂降也？」

### 蔣之奇

士大夫以濩議不正，咸疾歐陽脩有謗，其私於外子婦者，御史中丞彭思永、殿中侍御史蔣之奇承流言，劾奏之。奇仍伏於上前，不肯起。詔二人具拚語所從來，皆無以對。治平四年三月五日，俱坐謫官。仍敕榜朝堂，略曰：「因燕申之言，遂騰空造之語，醜詆近列，中外駭然。以其乞正典刑，故湏閱實。其事有一于此，朕亦不敢以法私人。及辯章之屢聞，皆蕙譖而無考。及云其事闇昧，不切審實。又曰：『苟無根之毀，是聽則謾欺之路。』大開上自邇僚，下逮庶君，閨門之內，咸不自安。先是之奇盛稱濩議之，是以媚脩，由是薦為



御史既而友攻脩脩尋亦外遷其謝上表曰未乾薦

補之墨已關射卑之弓

並凍水

職方郎中胡枚判吏部南曹歲滿除知興元府先是  
由判曹得監司者甚衆枚素有此望洎得郡殊自失  
歷干執政皆不允時陳升之知樞密院枚往謁求薦  
陳公辭以備位執政不當私薦一士枚愀然嘆息曰  
興元道遠枚本浙人家貧無力之任惟有兩女當與  
富貴人為婢庶得貲以行耳陳公鄙其言遽索湯使  
起枚得湯三奠於地而辭去陳大駭是時枚以將還  
浙右待闕已登舟其日作詩書于船窓曰西梁萬里  
何時到爭似懷沙入九泉是夕溺死汴水初執政以  
枚無正室疑姦吏而謀殺者方將窮治會陳公言賣

女奠湯事及得牖間自題之句方信其失心而赴水

云筆錄

### 程師孟

程師孟能奉權貴尤好身後名嘗啓王介甫丞相曰  
某所恨微軀日益安健惟願早就木冀丞相一埋銘  
庶幾名附雜文不磨滅于後世也

倦遊錄

二

諫議大夫程師孟嘗請於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師孟  
多幸生與公同時願得公為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  
許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常侍  
左右自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介甫雖笑不許  
而心憐之及王雱死有習學檢正張安國者被髮藉  
草哭於柩前曰公不幸朱有子郡君姓娠安國願死



託生為公嗣京師為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託生

涑水

### 張商英

熙寧中周師厚為湖北提舉常平張商英監荆南鹽院師厚移官有供給酒數十瓶陰俾張賣之張言於察訪滿宗孟宗孟劾其事師厚坐是降官後數年商英為館職囑舉子於判監舒亶亶繳奏其簡商英坐是奪官始舒亶為縣尉斬弓手節級廢斥累年矣熙寧中張商英為御史力薦引之遂復進用甚峻至是反攻商英然亦世所謂報應者也

筆錄

### 包孝肅

包孝肅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弟呼魏自下我與

賕

特

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不巳吏人聲呵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粹吏於庭杖之十七恃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姦固難防也孝肅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

筆談

### 三舍之弊

王荆公在中書作新經義以授學者故太學諸生幾及三千人以至包展錫慶院朝集院尚不能容又令判監直講程弟諸生之業處以上中下三舍而入間傳以為九試而中上舍者朝廷將以不次陞擢於是輕簿書生矯飾言行坐作虛譽奔走公卿之門者如市矣會秋試有期而御史黃庶上言乞不令直講判



監爲開封國學試官又有饒州進士虞蕃伐登聞鼓言九試而中上舍者非以勢得即以利進孤寒才實者例被黜落上即此二說疑程考有私遂下蕃於開封府而蕃言參知政事元絳之子耆寧嘗私薦其親知而京師富室鄭居中饒州進士章公弼等用賂結直講余中王況之判監沈李長而皆補中上舍是時許將權知開封府惡蕃之告訐抵之罪上疑其不直移劾於御史府追逮甚衆而蕃言許將亦嘗薦親知於直講於是攝許將元耆寧及判監沈李長黃履直講余中葉唐懿葉濤龔原王況之沈銖等皆下獄其間亦有受請求及納賂者獄具許將落翰林學士知蘄州沉季長落直舍入院追官勒停元耆寧落館職元絳罷參政以本官知亳州王況之余中皆除名其

餘停任諸生坐決杖編管者數十而士子奔競之風少挫矣 筆錄

新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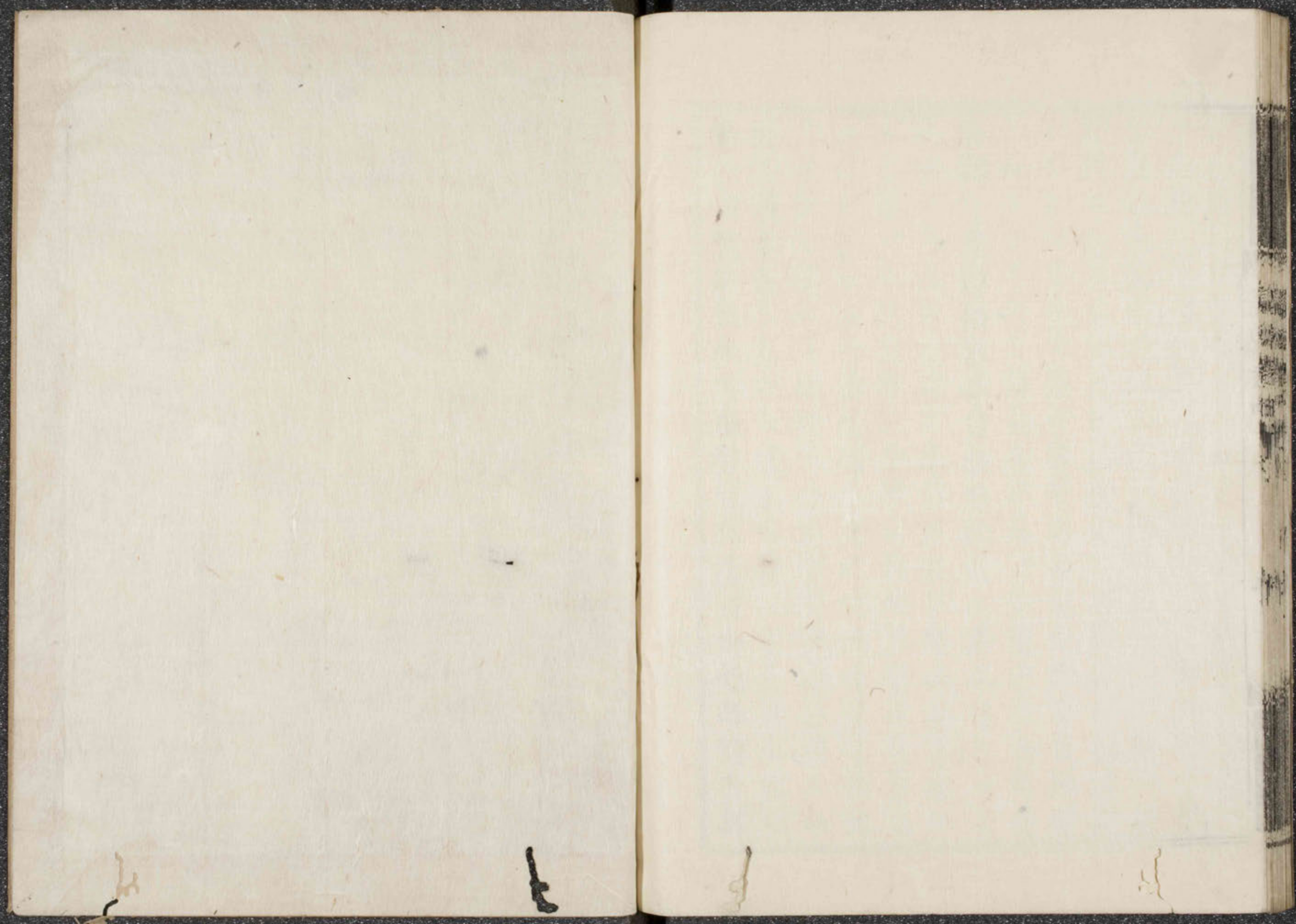
皇朝類苑卷第七十二



...

...







110X  
40  
15